

敦煌寫本原生態在高僧因緣記研究的運用

Application of Studies in Karma Stories of Eminent Monks from the Original Ecology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鄭阿財 Cheng A-Tsai

南華大學退休教授兼敦煌學研究中心名譽主任

Professor (retired) and Honorary Director of Center for Dunhuang Studies

Nanhua University

E-mail : nhdh5770@gmail.com

【摘要 Abstract】

本文就敦煌寫本所抄《佛圖澄和尚因緣記》等六種因緣記，展開僧傳文學發展的考察，並結合敦煌石窟之變相等以圖文互證，釐清高僧因緣記在法會、儀式與石窟寺院等活動空間所呈顯的文本性質與宗教功能。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of monks based on six karma stories (including the *Karma Story of monk Fotucheng* from Dunhuang manuscripts). It demonstrates the text quality and religious function of Dharma assemblies, Buddhist ceremonies, and cave temples depicted in Karma Stories of Eminent Monks with the evidence combing images and texts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tableaux in Dunhuang caves.

【關鍵詞 Keywords】

敦煌寫本、高僧因緣記、中國僧傳文學

Dunhuang Manuscripts; Karma Stories of Eminent Monks; Chinese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of Monks

一、前言

國圖近年完成館藏敦煌寫卷的修復，並與聯經出版公司合作將原卷完整高清晰彩色精印，重現館藏瑰寶風采。除具保護國寶文物，促進文獻流通的意義外，更有提昇學術研究的積極價值；為分享此一盛事，特舉辦「敦煌論壇」。余有幸獲邀參加，特藉此論題說明原卷完整圖像的印行，既提供了可靠的研究材料，並顯現寫卷承載的各類訊息，可提昇敦煌文獻研究的層次。

二、敦煌寫本的特色與原生態研究意義

晉唐時期是中國文獻學上所謂的寫本時期，此時期各類文獻載籍包括佛教經典、僧人創作或寺院法會使用的文書，均以寫本形態呈現。唐以後，印刷術發達，宋代開始進入刻本時期，圖書大多經過整理刊刻印行，寫本因之日趨消退。今所傳世寫本文獻罕見，寫本呈現的文化現象也不易得知。

1900年敦煌藏經洞的發現，為數六萬多號兩晉隋唐五代宋初的寫本文獻，填補了長期以來寫本實際樣貌的不足。其中有不少高僧因緣記、高僧傳略、及高僧讚的寫本，保存了唐五代佛教僧傳文學文獻的原生態¹，提供考察當時僧傳文學在寺院與僧人使用的原始樣貌與實況，極為寶貴。

敦煌寫本的主要特色有不為流傳而流傳，可說是中古時期寫本文化的活化石。其抄者的身份層次不一，有高僧大德、一般僧人、文士、學郎。又寫本內容駁雜，匯抄、合抄、夾抄、雜寫紛呈；更有抄者不一，且時段不同、屬性有別等諸多現象，造就了敦煌卷子的隨意性與獨特性，也增添寫本的複雜性。

敦煌藏經洞的藏卷不論出自官府、寺院或私人，都忠實的呈現了中古時期敦煌地區的寫本特色。這些未經整理、編纂的寫本，保存著當時實際使用及抄寫的真實狀態，是具有文化原生態特質的有機體。

過去敦煌文獻的整理研究，基本依文獻文類。近年隨著原卷圖錄的公佈，學界已逐漸關注同一寫卷內容合抄等現象，注意這些駁雜內容之間關連的種種意涵。如方廣

¹ 所謂「原生態」是從自然生態學科的「生態概念」借鑒而來的新生文化名詞。原生態是指一切在自然狀況下生存下來的東西。敦煌文獻中的寫本「原生態」則是指沒有經過整理改變，保存於敦煌文獻中的寫本抄寫的原始樣態。

鋤《敦煌遺書中多主題遺書的類型研究（一）寫本學劄記》²及《敦煌遺書中寫本的特異性—寫本學劄記》³強調寫本是由抄寫者逐一抄寫而成，這一形成方式決定了寫本的唯一性與流變性兩個基本特點。這與後代刻本以版片刷印典籍，形成鮮明對照。

早期由於敦煌文獻原卷獲睹不易，學者僅能進行序跋、題記一類的簡介。之後隨著研究者奔走於海外各大圖書館，閱覽抄錄，乃至部份影本及微卷的陸續公布，而逐漸出現敘錄、校錄等整理研究成果。整體而言，大抵不離傳統文獻學研究之範疇，大多數是個別文獻的考述，且未能憑藉原卷詳論。敦煌文學研究所憑藉的文本依據大抵為《敦煌變文集》、《敦煌曲子詞》、《敦煌曲校錄》《敦煌歌辭總編》、《敦煌詩集殘卷輯考》、《敦煌賦》、《全敦煌詩》等經過分類整理編印的文本。對於這些文本抄寫的原貌均無從得知，更遑論細究。

近年拜科技之賜，新的寫本圖錄與數位掃描的大量公布，提供寫本原貌的認知條件。這些個別文本抄寫的情況，以及各個寫本中各種文本彙抄、雜錄的諸多情形，得以一一呈現。有識者逐漸重視個別寫本文本抄寫的情況，並加以仔細的審視，同時也開始意識到寫本形成的複雜性，以及寫本抄寫情況所衍生的相關問題，特別是敦煌寫本複雜的抄寫形態與傳統刻本文獻在整理與研究上有顯著的差異，而有所謂「敦煌寫本學」、「敦煌寫本文獻學」的呼籲⁴。同時也有嘗試運用「寫本原生態」的觀念，結合寫本的形態特徵與文本抄寫的文化現象，進行分析研究，希望能有助於考察此類文獻的性質與功能，並提昇多元內容與多主題文本的解讀層次。

2012年朱鳳玉〈從原生態論敦煌變文之抄寫與閱聽問題〉⁵，據今所得見敦煌變文寫本從原生態的角度，將佛教變文與非佛教變文分別觀察，就其中有關說唱者預撰的說唱底本、綱要，聽眾的口頭紀錄，手抄、轉寫供作閱讀的讀物等不同的文本類型，

² 方廣鋤，《敦煌遺書中多主題遺書的類型研究（一）寫本學劄記》，《中國社會科學院敦煌學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7-79頁。

³ 方廣鋤，《敦煌遺書中寫本的特異性—寫本學劄記》，《敦煌吐番研究》14卷，2014年12月，第181-192頁。

⁴ 如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頁340-352）；鄭阿財《論敦煌俗字與寫本學之關係》（《敦煌研究》2006：6）；方廣鋤《敦煌遺書中寫本的特異性—寫本學劄記》（《敦煌吐番研究》14，2014年12月，第181-192頁）等，共同呼籲對敦煌寫本學的重視。張涌泉，《敦煌寫本文獻學》，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12月。

⁵ 朱鳳玉，〈從原生態論敦煌變文之抄寫與閱聽問題〉“The Provenance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of bianwen and Oral Literature”，DUNHUANG STUDIES: PROSPECTS AND PROBLEMS FOR THE COMING SECOND CENTURY OF RESEARCH / 敦煌學：第二個百年的研究視角與問題 /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 ПРОБЛЕМЫ ВТОРОГО СТОЛЕТ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ED. BY I. ПОВОРА AND LIU YI. SLAVIA PUBLISHERS, ST. PETERSBURG, 2012.PP27-32。

展開分析研究，考察變文在口頭文學與書面文學的表現中，講唱者、作者、抄寫者與聽眾、讀者的互動關係。2018年又發表〈敦煌詩歌寫本原生態及文本功能析論〉⁶，通過敦煌詩歌寫本原生態的全面考察，析論寫本形態與性質特點，檢視其詩歌文本功能及其寫本的使用情況，瞭解詩歌傳抄的實際流傳與所呈現的教育作用與社會意涵。同年我也撰寫《寫本原生態及文本視野下的敦煌高僧贊》⁷針對高僧讚寫本原生態進行考察，從中國傳統文學與中國佛教文學讚體的流變，探究「讚」在唐代的多元發展，進而析論敦煌寫本高僧讚的性質與功能，並從文本視角將其納入僧傳文學系統與高僧傳、高僧因緣等進行比較研究。2019朱鳳玉又發表〈敦煌變文寫本原生態及其文本講唱特徵析論—以今存寫本原題有「變」為中心〉⁸，2021年我又發表〈敦煌僧讚文學寫本與壁畫的互釋—以P.2775寫本原生態為例〉⁹，2021年林仁昱更有專書《敦煌佛教讚歌寫本之「原生態」與應用研究》¹⁰的出版。這些成果的出現，可說是敦煌寫本原生態在敦煌各類文學文獻整理與研究的運用，從嘗試逐漸成熟的表現。

我近年關注中國僧傳文學的發展，尤其是敦煌文獻中的高僧因緣、高僧傳略、高僧讚，乃至高僧遯真讚等一類僧傳文學文獻，特別是具文學性、故事性、傳奇性的高僧因緣記。此類文獻計有六種，分別抄錄在十件寫本。除S.528正面僅單獨抄錄《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羽698背面僅單獨抄錄《劉薩訶和尚因緣記》為少數單獨抄錄的個體外，其他文本則都分別散錄或匯抄在八件寫本中。過去研究者僅有將各個文從各寫本中輯錄出來，或分別依文體加以歸類，以各自文體分類的觀點進行校錄與研究。有從散文文體的視角採擇「記」一類文學體類的作品，如鍾書林、張磊《敦煌文研究與校注》¹¹；有關注佛教靈驗故事的，如楊寶玉《敦煌本佛教靈驗記校注並研究》¹²校錄了《劉薩訶因緣記》；有從小說視角出發，如張涌泉、竇懷永《敦煌小說合集》，將《佛圖澄和尚因緣記》《劉薩訶和尚因緣記》《隋淨影寺沙門慧遠和

⁶ 朱鳳玉，〈敦煌詩歌寫本原生態及文本功能析論〉，《敦煌研究》2018年1期（總167），頁9-16。

⁷ 鄭阿財，〈寫本原生態及文本視野下的敦煌高僧贊〉，《敦煌學輯刊》2018年1期，2018.06，頁15-29。

⁸ 朱鳳玉，〈敦煌變文寫本原生態及其文本講唱特徵析論—以今存寫本原題有「變」為中心〉，《敦煌學》35，2019.08，頁59-92。

⁹ 鄭阿財，〈敦煌僧讚文學寫本與壁畫的互釋—以P.2775寫本原生態為例〉，《敦煌學》第37期，2021.08，頁125-143。

¹⁰ 林仁昱，《敦煌佛教讚歌寫本之「原生態」與應用研究》，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21年7月。

¹¹ 鍾書林、張磊，《敦煌文研究與校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年。

¹² 楊寶玉，《敦煌本佛教靈驗記校注並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262-268頁。

尚因緣記》《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等四篇頗具故事情節的高僧因緣記收入「通俗小說」下「傳奇類」，並進行校錄¹³。這些論著大多僅就作品文本進行輯錄或略作校釋，基本是以單一作品立論，鮮少關照作品抄寫的原生態樣貌，對單一作品與其他作品同卷並抄的關係，乃至作品的運用與功能，大多未能有所析論。現特運用原生態的概念與研究方法，將高僧因緣記各寫本未經過篩檢彙整前的寫卷情況一一省視，客觀敘錄，以便考察論述寫本使用的情況，以及文本的性質與功能。

三、敦煌本高僧因緣記抄寫原生態之考察

敦煌寫本高僧因緣記主要記述高僧出家、得道、成為聖僧的因緣事蹟。以散文為主、偶有駢體，講究文采，篇幅短小，內容多具傳奇性。余所得見計有六種，分別抄於十件寫本，茲表列如下：

《佛圖澄和尚因緣記》	S.1625V、P.2680、S.3074
《劉薩訶和尚因緣記》	P.2680、P.3570V、P.3727、羽 698
《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	P.2680、P.3570V、P.3727
《聖者泗州僧伽和尚元念因緣記》	P.3727
《法照和尚因緣傳》	P.2130
《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	P.2680、S.276V、S.528、S.3570V、P.3727、P.3902

以下先行以寫本為單位，依英藏、法藏、日藏寫本卷號先後為序，從寫本原生態的視角出發，逐一進行寫本的敘錄，以便掌握其寫本原生態，提供相關問題客觀材料的採擇分析與論述。

- (一) S.276 卷子本，正背書。正面為《長興四年具注曆》殘卷。卷背分抄三件文書，一為《付法藏傳略抄》(〈阿難總持第一〉、〈摩訶迦葉頭第一〉、〈第一代付法藏大迦葉〉、〈第廿五代付法藏人聖者舍那波斯〉)等，其中夾抄有《靈州史和尚因緣記》、《佛圖澄羅漢和尚贊》、《佛圖澄羅漢和尚贊》、《羅什法師贊》等。二為《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三為《佛圖澄和尚因緣》。
- (二) S.528 卷子本，正背書。正面〈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首題：〈靈

¹³ 張涌泉、竇懷永：《敦煌小說合集》，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2月，第370-438頁。

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背面為〈三界寺僧智德請節度使放歸牒〉。

- (三) S.1625 卷子本，正背書。正面為〈天福參年十二月六日大乘寺諸色斛斗入破歷計會〉。卷背分抄有：《佛圖澄和尚因緣》、《唐京師大莊嚴寺僧釋智興》出自一人之手。
- (四) S.3074 卷子本，正背書。正面：《高僧傳略》(擬)，殘存有：康僧會、鳩摩羅什、鳩摩羅什(二)、竺道生、法顯、弘明。最後7行佛圖澄的記述，與S.1625、P.2680《佛圖澄和尚因緣記》的內容文字全同，當是《佛圖澄和尚因緣記》。背面：《吐蕃時期某年五月至十二月某寺斛斗破歷》。
- (五) P.2130 卷子本。全卷內容存：1.《法照和尚因緣傳》(擬題)、2.《西方道場法事文》、3.《散花樂贊》、4.《寶鳥贊》、5.《極樂閻浮欣厭贊》、6.《念佛贊》、7.《校量修禪念佛贊》、8.《回向發願文》、9.《念佛偈贊》、10.《西方十五願贊》、11.《西方念佛贊》、12.《淨土樂贊》、13.《西方禮贊偈文》、14.《善道禪師勸善文》、15.《懺悔文》、16.《佛說觀佛三昧海藏經本行品第八》等十六種文書。後有題記：三界寺道真，經不出寺門，就此靈窟記。
- (六) P.2680 卷子本，正背書。正面分抄：1.《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2.《唯識大師著菩薩本生緣》、3.《寺門首立禪師讚》、4.《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和尚俗姓史法號增忍以節度使李公度尚書立難刺血書經義》、5.〈第廿三代付法藏人聖者鶴勒那夜奢〉6.〈第廿四代付法藏人聖者師子比丘〉、7.《劉薩訶和尚因緣記》、8.榜書底稿、9.《大唐義淨三藏讚》、10.《佛圖澄和尚因緣記》、11.《大唐三藏讚》、12.《羅什法師讚》、13.《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14.《遠公和尚緣起》、15.三威儀 16.雜寫。背面分抄：名錄、便粟曆、絹帛曆、練綾曆、〈聲聞唱道文〉、轉帖、社司轉帖、丙申年四月十七日慕容使軍請當寺開大般若經付經曆、疋段曆。
- (七) P.3570 卷子本，正背書。正面：《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四百七十》。背面抄有：《南山宣律和尚讚》、《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劉薩訶和尚因緣記》、《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和尚俗姓史法號增忍以節度使李公度尚書立難刺血書經義》。
- (八) P.3727 卷子本，正背書。正面：《付法藏傳》及其他禪宗史料、沙洲官吏及僧人來往狀牒數通。《付法藏傳》行間插寫或接寫有十種文書，分別為 1.〈內親從都頭之常樂縣令羅員定〉狀、2.〈都知兵馬使呂富延、陰義進狀〉、3.〈第

八夢、第九夢)、4.〈國清父母給瓜州呂都知、陰都知狀〉、5.〈沙門道會給瓜州呂都知、陰都知狀〉、6.《聖者僧伽和尚念因緣》、7.《惠淨法師讚》、8.《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和尚俗姓史法號增忍以節度使李公度尚書立難刺血書經義》、9.《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10.《劉薩訶和尚因緣記》、11.《大唐義淨三藏傳》。

- (九) P.3902 紙本。正背書。正面：《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首尾俱完。首題：「《龍興寺白草院和尚俗姓史法號增忍與節□□李尚書立難□血寫經義□(記)》」背面：零散雜寫三行，有：「善住還獨斧替子寺壹，寺家秤稱得參拾」「量，分付後，寺主大進」「此交索□□法律□□張還與嵩法律」。
- (十) 羽 698 卷子本，正面書。正面為：《十方千五百佛名經》殘卷。背面為：《劉薩訶和尚因緣記》殘卷

四、敦煌高僧因緣記寫本原生態析論

(一) 抄寫時間與空間之考察

1. 抄寫時間

上列敘錄的十件寫本中，五件寫本保存有抄寫年代的相關題記或訊息。其抄寫年代都屬十世紀上半葉，是敦煌曹氏歸義軍時期的寫本。茲依時代先後順序條列如下：

S.276 卷子本，正背書。正面抄有長興四年癸巳歲（933）的《具注曆日》。背面除抄《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佛圖澄羅漢和尚贊》、《羅什法師贊》外，其他為《付法藏因緣傳》中印度傳法世系的摘抄。

按：長興為後唐明宗李嗣源的第二個年號，長興四年是西元 933 年為敦煌曹議金歸義軍時期。

P.2680 正面抄《劉薩訶和尚因緣記》等多種高僧因緣記、《寺門首立禪師讚》等多種高僧讚、《付法藏因緣傳》中〈第廿三代付法藏人〉等多種付法藏人聖者、榜書底稿等。背面有《丙申年四月十七日慕容使軍請當寺開大般若經付經歷》。按：此「慕容使軍」當指慕容歸盈，是歸義軍節度使曹議金的姐夫，西元 914-940 年間曹氏重建歸義軍政權初期出任瓜州刺史。「丙申年」當是後唐末帝清泰

三年，西元 936 年敦煌歸義軍曹元德時。

S.1625 卷子本，正背書。正面抄有：《天福年十二月六日大乘寺諸色斛斗入破歷計會》。卷背分抄有：《佛圖澄和尚因緣記》、《唐京師大莊嚴寺僧釋智興》。按：天福為後晉高祖石敬瑭的年號。天福三年是西元 938 年，為敦煌曹元德嗣曹議金領歸義軍時期。

P.3727 由 12 張大小不一的紙張黏貼形成專輯，其中有年代訊息的是《廣順五年正月都知兵馬使呂富延、陰義進等狀》及《乙卯年二月廿日通報呂都知、陰都知狀》。按：廣順為後周太祖郭威的第一個年號，僅三年，第四年改為顯德元年，是年駕崩，養子柴榮即位，仍用顯德年號，不曾改元，故廣順五年即後周世宗顯德二年，即西元 955 年。

P.2130 正面書寫。計抄《法照和尚因緣傳》《西方道場法事文》及《佛觀佛三昧海藏經本行品第八》。卷末有題記：「三界寺道真，經不出寺門，就此靈窟記。」按：三界寺是唐五代北宋時期敦煌莫高窟的重要寺院，道真俗姓張，約生於 915 年，987 年去世，是歸義軍時期莫高窟三界寺的重要人物，出身敦煌大族，早年出家于沙州三界寺，長興五年（934）受具足戒，管理寺院的佛經，編有《三界寺藏內經論目錄》，949 年前後升為沙州釋門僧政。¹⁴ 此卷顯然是三界寺道真在淨土念佛法會上使用的寫本。

2. 使用空間

P.2130 卷末有題記：「三界寺道真，經不出寺門，就此靈窟記。」

S.528 卷背有《三界寺僧智德狀稿》。

按：三界寺位於莫高窟前，三界寺是晚唐五代北宋期間敦煌莫高窟的重要官寺之一。唐五代敦煌地區的寺院據文獻所載，計有龍興寺、乾元寺、開元寺、永安寺、金光明寺、靈圖寺、顯德寺、蓮臺寺、三界寺、淨土寺、報恩寺、大雲寺等十二僧寺；大乘寺、普光寺、靈修寺、安國寺、聖光寺等五尼寺，總計一十七寺。其中龍興寺是吐蕃時期敦煌佛教教團領導機構所在，最具影響力，而靈圖寺則是歸義軍時期都司所在之寺院。這些寺院主要分佈在敦煌城內外，確知在莫高窟的是三界寺。

¹⁴ 參朱鳳玉，《論講唱活動在敦煌佛教寺院的傳播—以莫高窟三界寺為例》，《敦煌學》33 期，2017 年 8 月，第 33-52 頁。

P.2680 背面抄有：丙申年四月十七日慕容使軍請當寺開大般若經付經曆、疋段曆。按：瓜州刺史慕容歸盈請當寺開大般若經付經曆，其場所應是敦煌官寺，靈圖寺是歸義軍時期都僧統司統所在。

S.1625 正面抄有：《天福參年十二月六日大乘寺諸色斛斗入破歷計會》。按：大乘寺是敦煌規模最大尼寺，在沙州城。歸義軍節度使曹議金侄女即在此寺出家。

此外，S.3074 卷背抄有：《吐蕃時期某年五月至十二月某寺斛斗破歷》。雖不能確知為敦煌哪所寺院，但可以肯定的這寫本為寺院所有，為寺院使用。

總體而論，敦煌寫本高僧因緣記的抄寫年代，主要在十世紀初期到中期，反映了敦煌歸義軍曹氏時期佛教信仰的實況。其使用的場所，是敦煌的寺院，特別是作為都僧統所在的靈圖寺及與歸義軍政權關係良好的莫高窟三界寺。這些寫本文獻為寺院所有，抄寫的大多是與佛教有關的文獻，或為寺院使用的寫本文書。從寫本原生態保存的訊息可印證這些寫本的使用場合當是敦煌佛教寺院與石窟，為當時敦煌地區佛教都僧統司或其他寺院所使用，基本上涉及石窟壁畫、寺院道場圖像的繪製、佛教法會、寺院齋會儀式讚頌講說等，與一般僧人或個人所用供養或諷誦修習的佛經不同，所以十件寫本均不見有個人署名。

（二）同伴抄寫文本之考察

古代紙張寶貴，尤其地處西北的敦煌地區，中唐之後吐蕃佔領時期及歸義軍時期敦煌與唐朝基本隔絕，中原紙張不易輸入，故紙再次使用的情形相當普遍。不但經典、公文書的背面被用來抄寫其他文書，甚至卷末、空白，乃至夾行也都充分利用，抄寫形式極為隨意。近年由於原卷圖錄的公佈，學界已逐漸關注同一寫卷內容合抄的現象，也注意到這些駁雜內容之間所關連的種種意涵。

從上列敘錄所呈現的寫本原生態看，抄寫的分佈大都是正背書寫，除 P.2130、P.3902 二件為單面抄寫，其他都是正背書。抄寫內容多種，情況也多樣。其中較單純的是只抄寫一種文本的 P.3902，正面抄寫《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一種，S.528 正面抄寫《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一種，羽 698 背面抄寫《劉薩訶和尚因緣記》一種，其他都是同一寫卷正背面合抄多種文獻文本，情況較為複雜。

「合鈔」，指的是同一抄者把不同的文獻匯抄在同一寫卷上。另有同一時期或不同時期不同抄者先後利用原有寫卷的背面或空白處抄寫的特殊寫本。其次則是利用

原來經卷典籍，在其正面空白或背面進行再抄寫，包括一人抄寫多種文本，或不同人先後抄寫多種文本的文獻。而抄寫的內容有同一主題，有多種主題。茲據所見分述如下：

1. 同一卷匯抄同一主題多種文類多篇文本

僅正面抄寫，同卷內容皆為佛教相關文獻，如：P.2130 正面《法照和尚因緣傳》後抄《西方道場法事文》、《佛觀佛三昧海藏經本行品第八》，為同一人所抄，均與佛教淨土法會有關。按：法照為唐代淨土宗高僧，創五會念佛，被師尊為蓮宗第四祖。往來於五台山、長安之間，致力於弘法事業，廣行念佛法門；撰有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三卷、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一卷敦煌寫本。有關《西方道場法事文》多見，如 BD05441《西方淨土讚文一卷》，抄寫《念佛法事次第》、《散花樂讚》、《寶鳥讚》、《極樂欣厭讚》、《念佛讚》、《念佛偈讚》、《西方十五願讚》、《西方念佛讚》、《淨土樂讚》、《西方禮讚偈文》、《向發願文》、《善導禪師勸善文》等，大抵與 P.2130 相同，顯然都是用於同一系統的淨土儀禮，屬於中唐以後法照淨土念佛法事流行下的寫卷。《法照和尚因緣傳》內容記敘法照入五臺山與文殊因緣，得文殊授記，創立竹林寺，提倡五會念佛等有關的神異故事，當為淨土念佛法事前宣說之用。

2. 同一卷匯抄多種文獻，內容多元，情況多樣。

(1) 正面為佛教文獻，背面為高僧因緣記、高僧讚一類文本。在紙張取得不易的時期，僧人充分利用既有佛經背面的空白，進行其他文書的抄寫，是極為平常的現象。一般抄寫的內容多隨意、夾雜，不如正面來得工整正式。如 P.3570 正背書，字跡不同。正面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四百七》有界欄，背面抄寫《南山宣律和尚讚》、《隋淨影寺沙門慧遠和尚因緣記》、《劉薩訶和尚因緣記》、《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敦煌秘笈》羽 698 正面為《十方千五百佛名經》，有界有欄，字體工整，可見其為正規寫經；後人利用寫經背面抄寫高僧因緣記，可知使用者均為僧人。

(2) 正面為高僧因緣記、高僧讚及相關文獻，背面為非佛教文獻：如 P.2680 正背書。正面分抄高僧讚、高僧因緣記、《付法藏傳》中的歷代傳人聖者、榜書底稿、《遠公和尚緣起》、《四威儀》等同質性的佛教文本及「歸義軍節度都頭內親從守常樂縣令銀青光祿大夫」雜寫二行。從其匯抄的情形看，顯示應是佛教傳法世系與高僧因緣記、高僧讚一類的合集。其背面抄寫名錄、便

粟曆、絹帛曆、練綾曆、轉帖、社司轉帖、丙申年四月十七日慕容使軍（君）請當寺開大般若經付經曆、疋段曆。雖非佛教經典，為各種帳簿，是寺院經濟文書及社司轉帖等社會文書。

- (3) 正面為非佛教文獻，背面為佛教文獻：如 S.276 正背書。正面為長興四年癸巳歲（933）的《具注曆日》。背面分抄《付法藏因緣傳略抄》（付法傳抄）、〈十大弟子讚〉、《靈州史和尚因緣記》、《佛圖澄羅漢和尚贊》、《羅什法師贊》等性質相同的佛教僧傳文本。

會合統整十件高僧因緣記寫本，考察其合抄情形與各類高僧讚、高僧傳略及佛教法會相關讚頌儀文的組合情形，主要可歸納為三個系統：

1. 高僧因緣記與高僧讚合抄。說明高僧因緣記與高僧讚文本的體制與篇幅雖然不同，一屬散文，一屬韻文，然其佛教僧傳文學的性質是相同的，在佛教弘傳的應用中功能相近，故多匯抄一處。
2. 高僧因緣記與高僧讚及《付法藏因緣傳》一類傳法世系匯抄在同一卷上。其中《付法藏因緣傳》蓋為略抄，主要是歷代付法藏傳人聖者名目，這與敦煌石窟壁畫中十大弟子等圖讚繪畫及榜題多所相應，值得進一步考察。
3. 與淨土法事讚一類佛教藝文匯抄在同一寫卷。如 P.2130《法照和尚因緣傳》（擬）、《西方道場法事文》合抄。這些《西方道場法事文》內容有「念佛法事次第」：《散花樂讚》、《寶鳥讚》、《迴向發願文》、《念佛偈讚》、《西方十五願讚》、《西方念佛讚》、《淨土樂讚》、《西方禮讚偈文》、《懺悔文》。當是淨土念佛法事的備用抄本，《法照和尚因緣傳》抄於前，當是供作淨土法會開場時，宣說淨土五會法師法照的傳奇事蹟之備用文本。

五、從寫本原生態看高僧因緣記的性質與功能

（一）前賢高僧因緣記性質說法的回顧

對於敦煌寫本高僧「因緣記」的屬性，自來學者論述，各有說法。不過也存在著一定的共識，就是：這些寫卷題名「因緣記」，其性質與用途顯然有別於史傳、僧傳。

較早對「因緣記」提出看法的是周紹良，1985年他在〈唐代的變文及其他〉一文中，提出「因緣記」是「說因緣」的底本。他說：

這裏有一部分題名作「因緣記」，但文字基本與《高僧傳》或《續高僧傳》大同小異。是此等因緣記採自《高僧傳》或《續高僧傳》，抑《高僧傳》或《續高僧傳》採自民間傳說，均不能定。如《靈州史和尚因緣記》，似不能採自《宋高僧傳》，即此一例，已足說明此等因緣記當在前。可見為講說之用，否則不必標明為「因緣記」，亦不必另行錄出，祇據書宣講即可。故此等因緣記可見為說因緣之底本。¹⁵

周先生以為敦煌寫本中題名為「因緣記」的作品，其文字基本與《高僧傳》或《續高僧傳》大同小異，是供作講說之用，蓋為「說因緣」之底本。

同年，日本金岡照光〈關於敦煌本高僧傳因緣〉一文¹⁶，也關注到 S.1625〈佛圖澄和尚因緣記〉，以為是概括佛圖澄的神變故事，是據《梁高僧傳》以佛圖澄的神變為中心編成的作品。提出：「高僧傳因緣」和「變文」同樣也是講唱的。現今的抄本雖短，但實際上講談時大概講得很詳細，因此主張應該另起「高僧傳變文」的一個類別，來進行分析究。

1989年柴劍虹在《敦煌文學》「因緣（緣起）附因緣記」承繼了周紹良的看法而更為明確的指出題名為「因緣記」，它們或擷取佛經故事，或徑取某個高僧的傳記故事，照本宣科或略有鋪染，是當時寺院俗講的底本。¹⁷

之後，主張此類作品是寺院俗講說唱底本的說法，一直是學界的主體看法¹⁸。1998年我在〈敦煌佛教靈應故事綜論〉一文中，以為《劉薩訶和尚因緣記》雖名為「因緣記」，然內容實屬靈應故事一類，因此將《劉薩訶和尚因緣記》納入敦煌佛教靈應故事進行考察。2009年楊寶玉《敦煌本佛教靈驗記校注並研究》一書，也對敦煌本《劉薩訶和尚因緣記》進行解題與校注。

2004年馬德將「選取佛經經文段落和一些高僧傳記所改編的各類故事」，如《悉達太子修道因緣》、《金剛醜婦因緣》、《難陀出家緣起》、《歡喜國王緣》、《四獸因緣》、

¹⁵ 周紹良，〈唐代的變文及其他〉，載《文史知識》1985：12、1986：1。後收入《敦煌文學芻議及其他》，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頁85，1992年。

¹⁶ 金岡照光，〈關於敦煌本高僧傳因緣〉，《古典文學》7，1985年8月，頁121-140。

¹⁷ 「敦煌遺書中還有一類作品，大都題名為『因緣記』（或『因由記』）。它們或擷取佛經故事，或徑取某個高僧的傳記故事，照本宣科或略有鋪染，也是闡明因果、宣揚作善求福的。這些作品恐怕也是當時寺院俗講的底本，但卻是純散文作品，即是只說不唱的。」（《敦煌文學》，蘭州市：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頁276-278。）

¹⁸ 1993年張鴻勛《敦煌文學概論》〈第六章敦煌講經文和因緣〉中說：「這些作品均是事散文，大多直抄原傳文字，卻又『東刪西節，胡增亂添』，是否作為說唱因緣底本，恐尚須進一步研究。」（顏廷亮主編，《敦煌文學概論》，蘭州市：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頁227。）

《祇園因由記》、《佛圖澄和尚因緣記》、《劉薩訶和尚因緣記》、《慧遠和尚因緣記》、《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等感應故事、因緣故事與因緣記等，歸入『敦煌佛教經論』中的「佛經故事部分」，主要著眼於故事性。

2007年尚麗新〈敦煌本《劉薩訶因緣記》解讀〉一文，以為《劉薩訶因緣記》蓋為劉薩訶傳說故事的雜集，具有獨特的民間佛教文學價值。其文體雖找不到歸屬，但題名「因緣記」，仍然暗示了與講唱因緣文存在著某種聯繫。

2010年張涌泉、竇懷永〈敦煌小說整理研究百年：回顧與思考〉¹⁹一文中則以為：「具備小說特點的《佛圖澄和尚因緣記》等因緣記類作品，周氏歸入「因緣（緣起）」類，而未注意到兩者間的不同，今日觀之，或有失允當。」因而分敦煌文獻中的小說為：古體小說與通俗小說二種，並將《佛圖澄和尚因緣記》、《劉薩訶和尚因緣記》、《隋淨影寺沙門慧遠和尚因緣記》、《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等與《周秦行記》、《秋胡小說》、《唐太宗入冥記》、《劉季遊學乞食故事》同歸入通俗小說中的「傳奇類」。肯定「因緣（緣起）」類與「因緣記」同屬文學，也注意到兩者間的不同，一為講唱體，一為傳奇小說體。

從以上諸家研究，可知敦煌本高僧「因緣記」的屬性，本質就是佛教弘傳文學。就宗教傳播功能論，是具有佛教說唱的弘傳功能；就內容論，則與「因緣」、「靈驗記」同屬佛教人物神異故事；就文學體類論，蓋近似志怪、傳奇小說，可說是佛教文學中的準小說。

按：佛教傳記文學中，佛傳文學夙為主體，早在印度佛教十二分教中，佛傳文學主要採取了因緣、譬喻、本生與本事等幾種文體來呈現。中國佛教傳記文學的範圍則隨著佛教在中國的盛行，更因中國傳統史傳的發達影響，《名僧傳》、《高僧傳》一類僧傳作品遽增，使佛教傳記文學更加寬廣，除佛傳文學外，更有僧傳、佛弟子傳等佛教傳記文學的流佈，而敦煌文獻《佛圖澄和尚因緣記》、《劉薩訶和尚因緣記》、《隋淨影寺沙門慧遠和尚因緣記》、《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等一類高僧『因緣記』的出現，更說明唐代佛教傳記文學的發展已蔚為大觀。

（二）從寫本原生態檢視高僧因緣記的功能

「高僧因緣記」主要記述高僧出家、得道、成為聖僧的因緣事蹟。以散文為主、

¹⁹ 張涌泉、竇懷永，《敦煌小說整理研究百年：回顧與思考》，《文學遺產》2010年第1期，第150頁。
又張涌泉、竇懷永，《敦煌小說合集》，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2月，第370-438頁。

偶有駢體，講究文采，篇幅短小，內容多具傳奇性。結合佛教、歷史與文學三方面元素，是作者運用史料裁剪與改寫，積極建構高僧的典範與形象，與高僧傳的編撰同樣承載著作為僧史身份的宗教使命。就其文本內容論當是僧傳文學之支流遺裔。單純從文本內容的故事性、傳奇性進行文學特質考察；還可進一步辨析其與靈驗記、佛經緣起、佛教因緣文學之間的異同，釐清其與《高僧傳》、《高僧讚》等僧傳文學的差別；又或許可跳脫文體、文類的判定，從寫本原生態來考察高僧因緣記的功能，當不失為一新的視角。茲統觀上述寫本的原生生態，進一步的考察這些寫本在壁畫繪製與法會使用中的情形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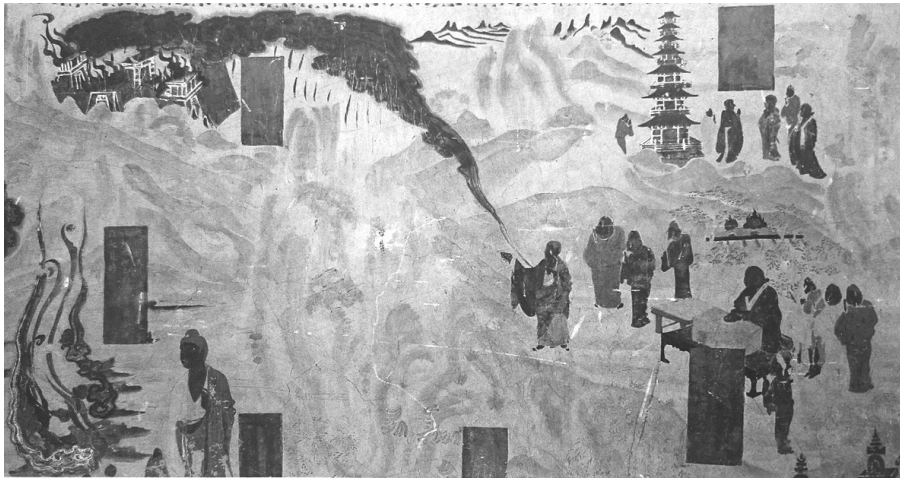
1. 高僧因緣記是高僧變相的文本依據

佛教傳播過程中鋪陳高僧故事的「高僧敘事畫」也是寺院莊嚴佈道常用的利器。尤其表現高僧不可思議的神異現象，諸如預測吉凶，感知未來，祈福求雨等高僧事蹟。敦煌石窟壁畫也多繪製有高僧顯神通的敘事畫，如第 323 窟²⁰，繪有八幅佛教史蹟畫，展現佛教入華初期膾炙人口的幾位高僧的弘傳事蹟。

此窟為初唐時期開鑿的中型洞窟。主室南壁上部畫千佛，中部畫佛教史跡畫，由西向東依次為：(1) 西晉吳淞江石佛浮江；(2) 東晉揚都金像出渚；(3) 隋文帝迎曇延法師入朝。下部畫菩薩七身。

北壁上部畫千佛，中部畫佛教史跡畫，由西向東依次為：(1) 漢武帝獲得匈奴祭天金人與張騫出使西域；(2) 釋迦浣衣池與曬衣石；(3) 佛圖澄之神異事蹟；(4) 阿育王拜外道尼乾子塔；(4) 康僧會感應故事。下部畫菩薩七身。東側以全景式連環畫描繪，由西向東計繪有五組內容不相銜接的畫面。第三組的佛圖澄神異事蹟，以四幅畫面展現三段情節。

²⁰ 此窟張大千編號為 128 號，伯希和編號為 140 號。



第一段情節壁畫以二幅畫面來呈現：

第一幅畫面描繪的是：一王者端坐胡床上，雙手几觀望。胡床一側另置一小胡床。臣屬七人侍於左右，其中一人持傘蓋。眾人皆注目觀看前立的僧人施法。僧人手中升起一團烏雲，向前移動。

畫面上有一則榜題，作：

幽州四城門被天火燒，□澄法／師與後主說法之次，忽□驚／愕遂即索酒，乃於東方鏘之，／其酒變為大雨，應時而至，其火即□／滅，雨中並有酒氣。

榜題說明此畫面描繪的內容乃佛圖澄幽州滅火的神異事蹟。

第二幅畫面描繪的是：一方形城廓，門樓聳立。城中火起烈焰升騰。上部烏雲密布，驟降大雨將火熄滅。

有一則榜題，唯文字已漫漶不清。

畫面內容當為第一幅畫面的接續，描繪的情景乃幽州城大火為佛圖澄酒雨所滅。

第二段情節壁畫以一幅畫面呈現：畫面描繪的是：山間一座九層寶塔，塔簷懸鈴。塔前有一高僧以手指塔鈴向二人講說。二侍者立於後。

有榜題一則，惜文字已漫漶不清。

畫面描繪的內容是佛圖澄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的神異事蹟。

第三段情節壁畫以一幅畫面呈現：一僧人袒上身，盤腿坐於水邊。右手將腹中之腸引出，就水洗之。

有榜題：文字已漫漶不清。

畫面描繪的內容是佛圖澄以水洗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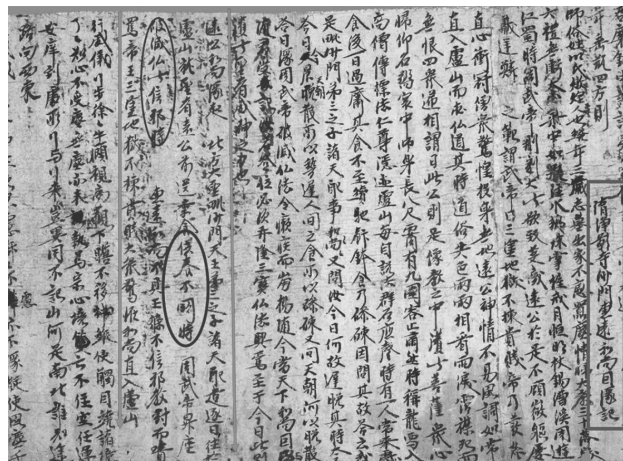
按：這些幽州滅火、聞鈴斷事、探腹洗腸等佛圖澄顯神通的畫面內容、情節及榜題。均為佛圖澄神異事蹟的敘事核心，為僧俗大眾所喜聞樂道，其事見於《高僧傳 佛圖澄傳》。今敦煌寫本 S.1625、P.2680《佛圖澄和尚因緣記》記述佛圖澄和尚在華行事與神通，其情節有：「以麻油塗掌，千里事徹見由掌中，如對面焉。」、「又聽鈴音，便知萬事。」、「澄左乳旁先有一孔，圓四五寸，通徹腹內，或時腸從中出，輒以絮塞之。夜欲誦書，拔去其絮，則一室洞明。又於齋日至水邊，引腸洗之，已洗還內。」等，全文僅 250 字，其內容、文字大抵取自《高僧傳》，或摘錄，或裁剪；有些片段甚至一字不漏地抄錄搬用。《高僧傳·佛圖澄傳》篇幅長達 5000 多字，內容記述較為完整。然《佛圖澄和尚因緣記》簡明精要，便於壁畫繪製之依據，又可供解說壁畫之參考。

又如 P.2680 號《惠遠和尚因緣記》與《行威儀》之間有題為《遠公和尚緣起》的四行與淨影寺惠遠和尚畫像有關的榜題文字稿，內容正是《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主要精彩的情節：

「北方大聖毗沙門天王第三之子，諸天配遣逐日往於廬山龍聖者遠公前送齋食，供養不闕時」

「周武帝昇座破滅佛法信邪時」

「惠遠和尚不具王條，不信邪教，對而噴罵帝王三塗地獄，不揀貴賤，大眾驚恠，和尚直入廬山」



其中「…供養不闕時」、「…破滅佛法信邪時」為壁畫常見的榜題形式，是對應繪畫畫面情節的套語。可見淨影寺惠遠是當時敦煌地區佛教信仰高僧崇拜的對象，因而除有《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流傳外，同時還有高僧惠遠事蹟經變壁畫的繪製，其繪製當是以因緣記作為文本的參考依據。足見高僧因緣記與敦煌石窟高僧經變畫關係之密切。

2. 高僧因緣記是高僧圖像的文本依據

敦煌寫本 P.2680、P.2775、P.3727、P.3355 所抄錄的內容蓋為《付法藏因緣傳》的略抄，且將十大弟子讚或名目、菩薩本生緣、歷代傳法聖者傳、《佛圖澄因緣記》、《劉薩訶和尚因緣記》、《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聖者泗州僧伽和尚元念因緣》、《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等匯抄一起，顯示敦煌當地將中土高僧列入歷代祖師聖者之列，並繪製畫像。高僧因緣記即是壁畫繪製的文本依據，也是榜題擬撰的參考。

《付法藏因緣傳》省稱《付法藏傳》，六卷或作四卷²¹，北魏吉迦夜共曇曜譯。內容敘述從佛滅度時以最勝法咐囑大迦葉起，至師子止，共計印度傳法世系二十四人。此書傳入中土後，²² 其列舉歷代祖師咐囑心法的傳承逐漸成為隋唐期間禪宗、淨土宗等宗派祖師法統世系發展的基礎。²³ 或據以增減而有二十四祖、二十八祖、二十九祖之說。

敦煌文獻有 20 多件有關《付法藏因緣傳》的寫本²⁴，另有少數節略及摘抄壁畫圖像說明文字的榜題，從上述寫本敘錄可見將《付法藏因緣傳》法系與圖像緊密關連的是與榜題的合抄。如 P.2680、P.3355、P.3727 均抄有壁畫榜題文字

²¹ 《出三藏記集》卷二《新集撰出經律論錄第一》記：「《付法藏因緣經》六卷（闕）。…宋明帝時，西域三藏吉迦夜於北國，以偽延興二年，共僧正釋曇曜譯出，劉孝標筆受。」（見蘇晉仁、蕭鍊子點校《三藏記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11 月，第 62 頁。）長房《歷代三寶記》著錄有《付法藏傳》四卷、《付法藏因緣傳》六卷。《歷代三寶記》卷九：「《付法藏傳》四卷（見《菩提留支錄》）。和平三年昭玄統沙門釋曇曜譯。」同卷又云：「《付法藏因緣傳》六卷（或四卷，因緣廣，曇曜自出者）」。

²² 由於本傳內容與阿育王傳多有類似，或以為似非由梵文翻譯而來，疑或依口傳，或參照該書而作。

²³ 參田中良昭，《〈付法藏因傳〉〈付囑法藏傳略抄〉》，收入《敦煌禪宗文獻研究》，東京：大東出版社，1983 年，第 61-105 頁；馬格俠，《敦煌〈付法藏傳〉與禪宗祖師信仰》，《敦煌學輯刊》2007 年第 3 期，第 119-126 頁；王書慶、楊富學，《也談敦煌文獻中的〈付法藏因傳〉》，《敦煌學輯刊》2008 年第 3 期，第 94-106 頁。

²⁴ 大體可分二系，一為《付法藏因緣傳》，計 S.264、S.276V、S.366V、S.1730、S.4478、P.2124、P.2775、P.2775V、P.2776V、P.3355V、P.3727、P.4968 等 12 件；另一系為《付囑法藏傳略抄》，計 S.1053、S.8758、S.9407、P.2680、P.2774、P.2791、P.3212、BD06329（咸 29V）、BD07262（帝 62）等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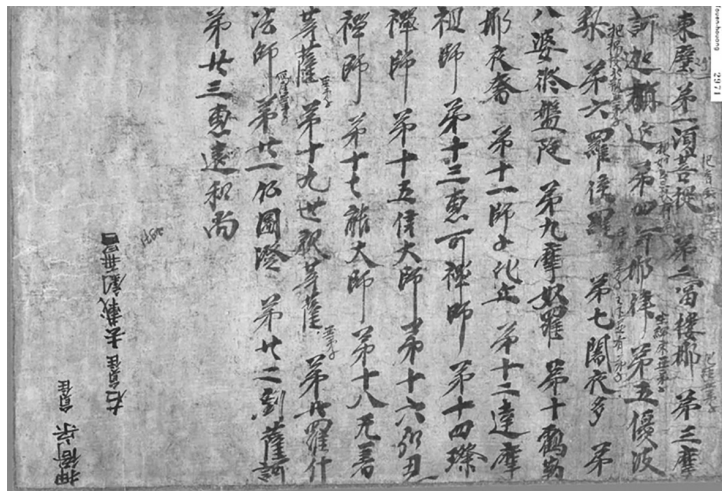
稿，且與《付法藏傳》十大弟子、菩薩本生緣、歷代聖者、高僧讚、高僧因緣記等合抄，這種現象說明了寫卷文本與高僧壁畫、圖像間的密切關係。

唐五代僧人寫真盛行，寺院中出現有世代僧人享用同一影堂的風尚。唐·羊士諤（約 762-819）《山寺題壁》詩便有「一燈心法在，三世影堂空」²⁵ 的詩句。而禪宗六祖慧能坐化後有漆像肉身，弟子神會序禪宗宗脈，更將其餘五祖繪作影像，安置於慧能的真堂，一起供奉。可見這些「傳法高僧圖」大抵用以說明祖師傳承的由來並供瞻仰，其起源當溯源至《付法藏傳》的流傳。充分反映了敦煌當地佛教傳法世系的流行與發展。

又 P.2971「壁畫榜題底稿」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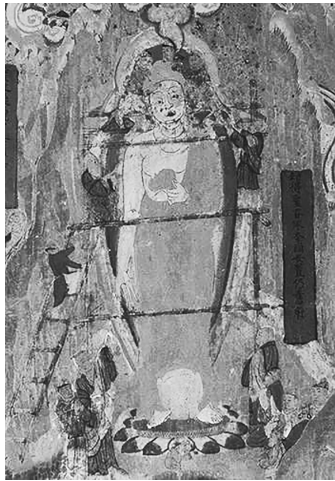
東壁第一須菩提（把香鈴無弟子）、第二富樓那（把經無弟子）、第三摩訶迦旃延（把如意杖有弟子）、第四阿那律（坐繩床無弟子）…第二十羅什法師（寫經無弟子）、第二十一佛圖澄、第二十二劉薩訶、第二十三惠遠和尚。

其中「第十八無著菩薩、第十九世親菩薩、第二十羅什法師、第二十一佛圖澄、第二十二劉薩訶、第二十三惠遠和尚」與 P.3727《付法藏傳》合抄的情形相吻合，可見將十大弟子、羅什法師、佛圖澄、劉薩訶、史和尚、惠遠、元念等敦煌當地普遍信仰的高僧納入祖師的系譜，而有壁畫聖者圖像繪製的出現。



²⁵ 唐·羊士諤《山寺題壁》詩：「物外真何事，幽廊步不窮。一燈心法在，三世影堂空。山果青苔上，寒蟬落葉中。歸來還閉閣，棠樹幾秋風。」

今莫高窟第 72 窟（五代）龕外南側上畫「聖者泗洲（州）和尚」、龕外北側上畫「聖者劉薩訶像」，有明確榜題：「聖者劉薩訶和尚」。這與 P.2971「壁畫榜題底稿」中的「第二十羅什法師（寫經無弟子）、第二十一佛圖澄、第二十二劉薩訶、第二十三惠遠和尚。」相互佐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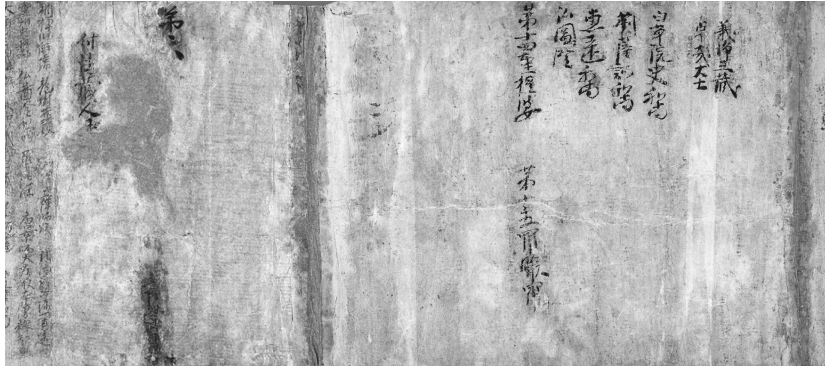
第 72 窟南壁劉薩訶因緣變相
榜題：劫得聖容向本頭安置仍舊時



第 72 窟南壁聖者泗州和尚
榜題：聖者泗洲（州）和尚

寺院與石窟是因佛教僧徒日常修行、說法及進行各種宗教儀式活動等需求而產生的建築。因此，石窟除了安置佛像，繪製經變畫外，也會繪製諸佛、菩薩、十大弟子、歷代高僧的畫像，以供法會禮拜之需，兼作莊嚴道場之用。

此外，P.2775 正面抄有《付法藏因緣傳》，背面《第八代伏陀蜜多》後有倒書 11 行，內容為「僧伽難提」一段，為元魏吉迦夜共曇曜譯《付法藏因緣傳》卷六內容。最後 12 行分別抄有「義淨三藏 / 卓哉大士 / 白草院史和尚 / 劉薩訶和尚 / 惠遠和尚 / 佛圖澄」及「稠禪師解虎 龍樹菩薩讚 / 寺門手立禪師頌 / 隋淨影寺沙門惠遠 / 靈州史和尚 / 佛圖澄和尚 羅什法師 / 唐大莊嚴寺僧釋智興 / 大唐三藏法師 / 大唐義淨法師 / 劉薩訶 / 宣律和尚」。「義淨三藏 / 卓哉大士」是《義淨三藏法師贊》標目及讚文首句。



末三行連抄十二位高僧名號。名號與名號之間僅空一格，其中除「龍樹菩薩讚」、「唐大莊嚴寺僧釋智興」外，都是高僧因緣記、高僧讚的記主、讚主。此種現象當屬石窟壁畫繪製歷代祖師傳法圖像及配置高僧讚參考的匯抄。

唐代寺院、石窟也多有據《付法藏因緣傳》的世系為基底以繪製圖畫、塑像，用以說明祖師來歷，並供禮拜瞻仰。這些都共同展現出佛教經由西域東傳而傳布的影響，並逐漸漢化乃至世俗化的發展，尤其是吐蕃、歸義軍時期的晚唐五代敦煌地區崇拜的高僧，充分展現敦煌民間佛教的地域特色。

六、後語

佛教弘傳中，人物事蹟的宣揚與講說最為主體。對象從最初核心人物教主佛陀，到十大弟子、佛菩薩、羅漢；乃至更為接近現世信眾的高僧，其生平事蹟從出家、學佛、證道、傳法，其間故事性、傳奇性、神異性無疑是最受歡迎的手法。敦煌寫本「高僧因緣記」是結合佛教、歷史與文學三方面元素，將高僧個人的宗教歷程，以為信眾學習修行的典範，是作者運用史料裁剪與改寫，與高僧史傳的編撰同樣承載著僧史的宗教使命。

敦煌寫本保存下的「高僧因緣記」等系列抄本，是了解僧傳文學發展演變具體的實物材料。過去多依文體內容立論，呈現的是孤立文本意義。我們從寫本原生態呈現的各種訊息，視為有機體，對於高僧因緣記性質與功能，有了相對完整的釐清，明瞭高僧因緣記與高僧讚、高僧傳略乃至高僧靈驗記合抄的情況與作用。透過敦煌寫本與石窟壁畫的原生態分析考察，弄清楚了這些高僧因緣事蹟的文學、圖像等在佛教法會、儀式與寺院活動與空間的展現。高僧因緣記的文本可作為高僧圖像解說、

繪畫榜題，或法會諷誦宣講的功能，實質具有紀傳功能之取向，且多匯抄在同一寫本，形成同質性之文本群。從寫本原生態來觀察，抄寫內容層次多元，性質、功能多樣。有單篇、散錄，既不成集，又無編纂集錄，主要流佈在寺院、道場、齋會之間，以傳抄寫本構成。其中有寺院壁畫繪製的底稿，有壁畫人物圖像簡目，有壁畫圖像的榜題文字草稿；也有根據寺院壁畫圖像實際榜題的抄錄文字；也有僧人法會宣講諷誦的高僧讚、高僧因緣記。其中一些題寫於壁畫上，作為提示、解說高僧圖像的榜題文字，呈現與實際應用場合相應的文本特色。這些研究都是建立在寫本原生態的基礎上，足見原卷完整清晰圖像的出版，對提升敦煌學術研究確實具有重要貢獻。

